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窗帘缝漏进的月光在地板上蜿蜒成河时，我踩着拖鞋跨过那道银线，忽然发现瓷砖变成了湿润的青石板。巷口的槐树在风中抖落碎银似的花瓣，落在肩头竟化作半透明的鳞片，顺着锁骨往衣领里钻。

转角处的馄饨摊飘来葱花香气，竹蒸笼掀开的瞬间腾起白雾，裹着十几个穿蓝布衫的人影飘向夜空。他们脚踝系着的红绳在月光里闪闪发亮，像一串被拉长的灯笼。卖馄饨的阿婆递来青瓷碗，汤面浮着的不是虾皮，而是极小的、正在游动的银鱼，筷子一碰就化作泡沫。

我攥着发烫的硬币往回跑，却看见自己的影子粘在墙上褪不下来。它顺着砖缝慢慢舒展，长出细长的手指敲了敲窗玻璃，窗纸上映出第二张一模一样的脸。远处传来火车鸣笛，整条巷子突然倾斜，青石板裂开的缝隙里涌出细碎的星光，把所有影子都染成了靛蓝色。